

4165

邱吉爾先生
勇毅果敢之



丘吉爾先生



MG
K8-5.61)=533
5



3 2285 0968 7

溫斯敦·邱吉爾

恩斯脫·詹姆斯著

郁達夫譯

(一位苦幹實行的人物)

在今日的英國，若要想把國家領導到最後勝利的路上去，除了由樞密顧問官（溫斯敦·斯賓塞）邱吉爾來任首相以外，其他實在也沒有一箇比他更為適當的人物。年青的時候，他是一箇勇敢的騎兵隊裏的軍官；三十歲到四十歲的中間，他曾做過陸軍部長，航空部長，海軍部長，軍需部長；而到了六十五歲，正當英國在從事於這一次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中間，他，邱吉爾先生，却做了大英帝國的首相。當二十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邱吉爾先生是那時候的英國首相勞合·喬其氏的一箇大大的幫手；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裏，他自然是義不容辭，要為聯軍方面的勝利而盡他應盡的義務。

此次戰爭初起之日，他的重回海軍部長的要職，原是因為他的高尚的人格和他的對海軍事務熟悉的緣故，同時也可以說是英國全國的同胞對他抱有絕大信仰之所致。第二次歐戰，終於爆發了，英國人纔想到邱

吉爾果然有先見之明，因爲當希脫勒和納粹黨徒在德國奪取政權的當初，在英國政治家中，邱吉爾便是最早就覺得這是一宗危險事情的人。英國人並且也並沒有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中，使英國海軍得在不聲不響之間很快的就負起適應戰時動作的職務的，完全是邱吉爾一人日夜匪懈的工作的功勞。

邱吉爾先生，實在是一位難得的領導人物，——勞合·喬其也是一樣，——他的才智，是最善於應付急變的。有些地方，邱吉爾和勞合·喬其的性格却完全的不同；他沒有那一種英國北方人的熱情，講演時並沒有那一種光彩奪目的雄辯；可是他有的是那種高尚，偉大的語氣。兩箇人有一點相同之處，就是他們都不讓旁人，或者習俗，或者一般人對他們的敬意，來妨礙他們的工作。雖則聲望很大，但是他可並沒有那種沽名釣譽的行爲；邱吉爾先生真是一位苦幹實行的人物，他的聲名，是只會在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日高一日的。他在目下的英國，是一位最強而有力的人物；他的智慧，勇敢，和明晰的頭腦，便是他最偉大的特點。

邱吉爾的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美國人，他在血統裏，就攝取了這兩種族，也就是新大陸和舊英國的優秀的特點。雖則生在貴族之家，但他却是一箇澈底的民主主義者。是馬爾鮑祿第七代公爵的孫子，可是他從小就顯示了激烈的前進性格，在頻繁的政治鬭爭中煅煉的結果，他變成了保守黨的勁敵。

邱吉爾在軍隊裏所過的一段生活，對他後來的影響，可真不少。他在他著的『我的少年生活』那部書裏，曾說起過他於看到那些比他年長許多的大人物觸犯錯誤時的未甘讐默。而我們對於他的以一青年軍事記者的冷靜頭腦，所下的那些大膽透闢的批評，實在也不能不加以佩服。他在拼命地想充實他的經驗，有時候雖則也不免有些過火的地方，但是他の大膽敢爲，却正和他的祖先，那一位軍事天才家第一代馬爾鮑祿公很像很像。

邱吉爾所進的學校，是倫敦的赫羅貴族學校，和散特哈斯脫軍官學校。關於他的學校生活，他曾經這樣的發過牢騷：『回顧這一段學校生活，不但在我一生中最不適意的時期，並且也是最爲無益，最不快活

的時期。『當他的學生時代，除了劍術一門，曾得到公立學校的選手資格以外，此外並無一點傑出的成績。據他自己說，他在學校裏是這樣的箇蠹材，譬如其他的同學已經進步到學拉丁文希臘文及另外的各種高等學科的時候，他還只會學習英文。但是他可算學得了一手好英文，他的崇高壯麗的英文，使他變成了現代的一位最有力量的作家。假使邱吉爾先生不做政治家的話，那當作一箇史學家或傳記作家他也可以獲得全世界的稱譽，因為他的作品，是置之於現代所有各最好的著作中，也毫無愧色的。他最初的兩部關於軍事的著作，正是當時這類作品中的經典，而他最近的作品，那部馬爾鮑祿公傳記，文體絕似英國司馬遷麥考萊的得意之作，而那部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哩，則無論在富於趣味，以及觀察深刻的各方面，都可與旁的作家，政治家，軍人，以及專門史學家等的著作相拮抗。

當他父親蘭道爾夫·邱吉爾公決定不使他兒子去學法律的時候，依少年邱吉爾自己的志願，他便決定去學軍事。因為數學不能及格，他在入學試驗時曾蹉跌了兩次。第三次可考上了，他就入了英國皇家軍官學

校。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貴族紳士的軍官練習生邱吉爾先生就從學校到了社會。那時候他還只有二十歲，以後的十年之內，他以一軍人的資格曾在三大陸之中，繼續了他的活躍的勤務。一八九五年正月，他初次進了軍隊中去服務，他雖懷有熱烈報國之心，但是却終於沒有機會。不過那時候在英國雖則天下太平，而在西班牙則不然，於是少尉邱吉爾氏就覺得暗中大可活動，因而便與一同僚在古巴登了陸；是在這裏，他以一旁觀者的資格與西班牙一縱隊參加了游擊戰爭，總算是他第一次受到了炮火的洗禮。幾箇月之後，一八九六年，他又航行到了印度。是在印度他讀了許多關於歷史，哲學，經濟，倫理等的書籍，經過了這一番專心苦讀之後，他的不會受到完滿教育的缺憾補足了；並且也奠定了他今後對於這些問題都可以處置裕如的基礎。不過總之他還是一箇軍人，雖則他想去看希土戰爭的願望不能達到，但終於向他服役的隊伍請得了暫離的允准，而加入了數次遠征印度的兵役。

當印度邊境的戰事結束以後，不久就開始的埃及蘇丹之戰，邱吉爾

也請願想去參加，但是當局很不容易准許。因爲總司令的克吉那元帥，對於這一位年青的軍官，場場戰爭老都去參加，而後來又喜歡把戰事的情形寫出來這一點，有些不大贊同。就是當時英國的首相，替邱吉爾打了一箇電報給克吉那元帥，請他准許邱吉爾少尉去參加入騎槍隊之內，克吉那元帥也仍是不肯答應。可是英國首相尙且不能爲力的這要求參加騎槍隊的事情，却由溫斯敦·邱吉爾自身去運動成功了。不過在那箇准他入隊的電報之後，突然說起了萬一他有死傷，英國的戰時基金決不負撫卹救養之責的話，以示對他的警告而已。

終於邱吉爾少尉參加了遠征埃及的軍隊，而與其他的騎槍隊士兵一同參加了那一場猛烈的恩圖曼的肉搏戰爭。這一場恩圖曼的戰爭，恐怕是世界上最後一場的如圖畫書上所畫那樣的肉搏戰爭了，因爲在恩圖曼的沙漠之上，兩軍短兵相接，距離是很近的；騎兵差不多馬接着馬，步兵也站在那裏相對。被派作了前哨的斥候，邱吉爾少尉於日出之際就看見了有五英里衆的回教部隊在那裏作戰鬪的整列。克吉那元帥直接給他的命令，是『守視住來攻部隊的動靜，在可能範圍之內，守視到底！』邱

吉爾少尉就和幾箇騎槍隊的弟兄堅守住在敵人來福槍射程以內的高處崗位，有半箇鐘頭之久，靜看着回教部隊在下面一隊一隊的過去。英國炮艦停泊在他的背後一英里半之處的彎曲的尼爾河中。於是炮隊開火了，炮彈對攻向前來的隊伍開始了爆炸。邱吉爾曾將當時的情形描寫着說：「我們在馬上不動，和他們接近得很，幾乎也冒着我們自己的炮彈的危險。我看見炮彈向這一座人體的長城散播了死亡。他們的軍旗一打一打的倒了，倒下的人也成千成百。整列大隊之內顯出了很大的缺口，有些地方也擠成了畸形的堆疊。我們只看見他們在榴霰彈之下橫衝直闖，但是沒有一箇向後轉的。他們只在一隊隊的前進。」

在這一次戰鬪裏，旗兵隊似乎占了上風。左翼的騎士使敵人的大隊完全停止了進攻。四方八面受了襲擊，在長槍和軍刀的亂刺亂斬之下，隊內的大部分人都被激怒的敵人砍成了肉漿。三百十人的一箇部隊，只在二三分鐘以內損失了五位軍官，六十二箇士兵，和一百二十四匹軍馬。

邱吉爾少尉於回印度之後，恰巧正趕上了馬隊間的球賽，而得了勝利，從南方來的騎兵隊而得到球賽的勝利的，這一次是最初同時也即是

最後的一次。其後，他就在軍隊裏辭去了軍職，將蘇丹的戰役寫成了專書，一八九九年十月試作了他初次的政治講演；抓住了波爾戰役的機會又跑到了南非洲去做了從軍的記者。

是他在當這次從軍記者的中間，邱吉爾却遭逢了也許是他一生之中最有名的那一回冒險——就是他的被波爾人的虜獲以及其後脫險的經過。他所乘坐的一輛裝甲列車中了伏，出了軌，然又靠我們的這一位未來首相的絕大勇敢之福，終於救出了機關車頭而使車裏的傷兵得以逃走，因此之故，波爾的司令長官就把他當作了交戰國的俘虜，而不肯以從軍記者的資格相待而釋放他。對於他自己的境遇，邱吉爾就只能用了他特有的機警和勇敢去想法，可是他終於也從泊來土利亞的俘虜營裏逃了出來，而到了葡萄牙領的特拉臥亞。波爾人對他的不論生死的擒獲，還懸出了二十五鎊的賞格。

當列車出軌之日追上去將邱吉爾捕獲的，是一箇波爾的騎士，邱吉爾在向鐵路切斷處奔逃的時候，耳邊已聽到了鎗彈擦過的鳴聲。這一位騎士在四十碼之外向他舉起了來福鎗瞄準，同時也發出了大聲向他呼喝

。邱吉爾被解除了武裝，我們應記得拿破崙曾經說過的話：『一箇人當變成了單獨而被解除武裝之後，他的投降是情有可原的。』這事情的巧合奇逢，却是在這一點，就是這一位騎士後來做了南非洲的首相，而他的俘虜，却做了英國的首相。

邱吉爾在波爾戰役裏的冒險談還很多很多。他曾有兩次中了伏而逃出。有一回在他邊上的一位他的兄弟被鎗彈擊中了而斃命。更有一次，也因為他的大膽勇往而闖入了猛烈的火線，他的性命僅因一位騎兵的勇敢而被救助了出來，這一位騎兵可因此而獲得了卓異嘉行的勳章。

邱吉爾是曾在南非洲這些波爾戰役的戰場上服過輕騎兵隊的兵役的，可是波爾戰役結束以後，他的從軍記者以及軍事批評家的令譽，以及他的很成功的講演，終於把他抬上了政治舞臺。

邱吉爾在保守黨的議員席裏本是一箇成功的議員，但是他又不斷的趨向左傾，而正當自由黨全盛之日，他在一九零六年變成了一位自由黨員而做了殖民部的次長，一九零八年任商務局總裁，一九一一年任內政

部長，嗣後又任海軍部長歷四年之久，那却正是時機日亟第一次世界大戰初起的時候。

當他初任海軍部長作第一次就職講演的時候，溫斯敦·邱吉爾曾經說過：『我就這海軍部長之職，並不是來補救時艱的。這任務應該由另外的，比我更好的人來擔當。我所敢立誓負責的，是海軍部的任務在今後得着議會贊助的大力，將不問處境的順逆，而使英國國家得安度過一切的難關。說到難關，在目前是正多着呢！』在這些演詞裏他已經對國家給予了他的保証，而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英國艦隊能準備得那麼完善的，也大半是他的功勞。他在艦隊人事的調整上曾施行了大改革，對於油燃料的改進，以及航空還在極幼稚的當時，對於海軍飛行武器的創製，亦各有了絕大的貢獻。他使英國海軍返老還童，又給艦隊組成了前此所沒有的海軍參謀部。他的教條是『將艦隊造成功萬一被德國進攻時馬上可以應戰的地位，』而在其後的三年海相任內，邱吉爾只專心一意的在完成他這一項工作。一般人大家在說，在英皇的治下，從沒有一箇部長能像邱吉爾那樣的盡瘁爲國，處事敏捷的；這

一種同樣的特性，在一九一七年也使他做了一箇很有徹底決心的軍需部長。在任海軍部長與軍需部長之間的一段短時期內，他並且還去參加了實際的戰役，那就是他在法國戰壕裏作戰的一段時間。

一九一六年他是一箇軍人在參加戰爭，一九一七年爲軍需部長，在第一次大戰結束的那一年（一九一八），被任爲陸軍部長，他在此職位，直到勝利贏得了以後，大軍復員開始的時候。

當時英帝國聯邦的動員，曾從三千九百萬人口之中，徵集到了四百九十七萬一千零四十二人，英自治領的白種人一千九百萬人中，曾徵集到一百三十萬零六千四百九十二人。

同時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間，邱吉爾又做了兩年以上的航空部長。於又做了一任殖民部長以後，他的長期的政治生活，暫告結束了。他的去職，是在一九二二年，此後他不但暫時退出了閣員之席，並且也不做議員。可是他於數次選舉戰失敗之後，終於仍復獲選當了議員；而令全議院的人感到大大驚異的，是他在取保護留易政策的內閣裏，聯席

做了自由留易政策的財政部長。他任財長四年，直到工黨組閣的時候，纔茲去職。

此後又是一段較長的第二期暗晦的時期，在這期間內，有時候竟好像邱吉爾的政治生活將永告終結的樣子。他又重復開始了著作者的生活——廣義地應用了他的文字武器——他並且又使用畫筆，以描繪鄉村的田園風景而自娛，有時候，他也擱下了畫筆，去從事於堆疊磚瓦的手藝工作。在他的鄉下別莊地區之內，有一所磚牆草舍，是首相親用自己的手所造成的。

因竭力功擊德國重整軍備之故，邱吉爾的名字就又爲世人所注目。納粹黨徒自從開始發動他們征服世界的陰謀之日起，就把邱吉爾當作眼中之釘，咒詛之的，原不是無故的。邱吉爾的大聲疾呼，警告他的國人，且遠在希臘勒爭得政權之先。他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就說：『你們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以爲德國人所要求的，只是歐洲公平的地位……若使他們的要求得遂的時候，必然的，將使我所說的歐洲許多國家的每一個人都受他們的震撼而遭到毀滅。』

他並不是一箇喜歡挑撥戰爭的專家，相反地他却是一箇熱愛和平，想力輓頽勢的政治家；而歸根結蒂，他尤其是一位對於德國的重整軍備以及對德國各領袖人物的政策在日夜操心，擔憂不已的政治家。

從英國衆議院議場中間通路下的那一箇有名的角邊座席上，邱吉爾氏曾經不斷地起立，作了向衆議院，向全國國民，向全世界的無數次警告。他曾希望歐洲各國能與德國人保持友誼；他曾經指出輸向德國的各種大借款，不啻是一種向貧血者的輸血，比德國所付出的賠款已經有兩倍以上。他也會指出，戰勝的聯合國方面從德國領土內的撤兵，比約定的時間爲期更早得許多；他又告訴他的聽衆，一次一次的讓步，是早已把凡爾賽和約的缺點糾正了過來的。可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德國爲什麼還要聲言爲了被包圍之故而重整軍備呢？

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說：「這並不是對德國人的包圍，這乃是對一箇蓄意侵畧者的包圍。我們並不願以己以勿欲的處置加諸德國。假使我們是侵畧者的話，那我們也應當爲促進我們的覺醒之故而被包圍的。在歐洲應該有合作的精神，舉一箇例來說，國聯所應注意的地方，是在

歐洲，並不是在亞洲。在德國重整軍備達到了相當限度而使世界和平受到危機的威脅以前，大家應該留心到集體的安全。』

在一九三五年他說，納粹德國的不斷製造潛水艇，並不是爲了蘇聯的威脅，也不是想將英國的强大海軍加以攻擊。德國的製造潛艇，是純係爲了襲擊商船，他對於德國的願意加入國際協定，限制潛艇的使用，使各國的潛艇都達到失去能作不人道的海戰作用這一件事情，實在很難以置信。

當奧地利被併吞的時候，在一九三八年他又說，戰禍是迫到眼前來了。可是危機或者還可以和緩於一時；『當巨鱉吞食了大食品後，消化是需要相當的時間的。』德國於每一次毀約或實行侵畧之後，總有一段間歇的時間。他們加強空軍的祕密洩露之後是如此，實施徵兵制度以後又如此，進兵萊茵區域之後，也是如此。併且併吞了奧地利之後，仍舊還是如此。一九三八年夏天，起了第一次對捷克的驚變，一九三八年九月就發生了第二次對捷克的危機，十月成立慕尼黑協定，翌年三月又違反了約定，而最後就急轉直下，當德國軍隊開入波蘭，納粹轟炸機開始

牠們可怕的破壞工作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起來了。

大戰終於把邱吉爾重召回了政府；緊急的危機再度將指揮海戰的重任加到了他的身上，而日益險惡的局面，又使他做了今日英國的首相，他實在是目下唯一能够領導英國，使得到最後勝利的人。



74

(A)

